

后记

尤今

一摞厚厚的书稿静静地摊放在桌子上，稿纸里，母亲秀里秀气的字体安安恬恬地伫立着。父亲心无旁骛地读着稿子，手中握着的那根红笔忙忙碌碌地画着飞来飞去的箭头。箭头所指之处，出现了一行又一行的蝇头小字；当稿纸边缘的空白处被密密麻麻地填满后，他便将箭头延伸到活页纸上，继续地写，写写写……

父亲全神贯注地修改着的，是他自个儿的长稿《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当他完成了补充与修润的工作后，便把书稿慎重地交给母亲，由母亲一字一句地抄进稿纸里。这时，母亲专注而安静的眸子，总化成两口黑幽幽的井，深不可测。她的字体，轻灵、轻俏、轻柔，当笔尖轻悠悠地划过纸张时，就像猫儿轻手轻脚地在屋檐上行走。

稿子抄好了，厚厚厚厚的一大叠，妥妥帖帖地收在柜子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取出重读，觉得不满意，又重新修改；而母亲呢，也再度缮抄。他撰写的，是一段真真实实的历史、是一段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是一段他亲身见证的历史。她知道、她钦佩。他在文字上寻求尽善尽美的心意，她了解、她欣赏。所以呢，每当父亲把已修改过多次而仍然孜孜不倦地重改又重改的文稿交给她缮抄时，她都欣然接受。

在夜半无人私语时，笔杆和纸面接触所发出的沙沙声响，就是母亲耳里愉悦的天籁；而父亲笔尖所剖开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段蕴藏着隐秘气息的历史。

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了136部队，成为出生入死的抗日分子。136部队的任务，包括了秘密地在马来亚收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情报，再利用无线电把情报传回给印度的联军总部；此外，他们的任务也包括了和马来亚森林里的人民抗日军携手合作，给他们提供军火、医药、粮食等等，为日后的反攻做好一切的部署工作。

父亲在印度接受了极其严峻的军事训练后，成为136部队第一批乘坐潜水艇秘密潜入马来亚的抗日志士。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内容反映的就是父亲在马来亚两年余（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从事抗日活动的真实记录。

父亲撰写的是硬邦邦的历史，然而，他却巧妙地运用了富于感染性的文艺笔调，让读者在接触书中人物时，如闻其声，如见其影。

父亲的文笔，是“生蹦活跳”的，读着时，宛若在观赏高潮迭起的电影；有许多次，怦然作响的心，被他绘声绘影的文字勾

到了喉头，真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他叙事细腻，匿居山林要啥没啥的极度艰苦、进入市区刺探情报如履薄冰的高度危险、在日军手中多次死里逃生的极端惊险，娓娓道来，历历在目。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如136部队的代表林谋盛先生、马来亚抗日军的代表陈平先生，父亲都因为与他们有着近距离的接触而有了生动翔实的描绘，可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父亲行事井井有条的性格，也清楚显示于他层次分明的叙述里。

他与其他抗日志士乘搭潜水艇潜入马来亚，秘密登陆后，暂时留居于笼罩着危险阴影的昔加里山。经过多方努力，136部队终于和马来亚抗日军取得了联系，会晤了抗日军的代表陈平先生，为双方的抗日合作铺平了道路。在陈平先生的协助下，136部队的成员迁移到山势险峻而地点隐秘的美罗山去，并在美罗山签订了历史性的合作协议。

父亲以流畅的文字，有条不紊地带领着读者，步步惊心走入处处都是致命陷阱的抗日活动里。

136部队的成员潜入市区，历尽艰辛地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网，但却不幸地被敌人侦破而大举摧毁，许多抗日志士因此被逮捕入狱，而林谋盛先生也壮烈地牺牲了。隐秘地建在美罗山上的营房，遭到来势汹汹的日军侵袭，放火焚烧，抗日志士们辛苦建立的基地，转瞬化为灰烬；然而，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气馁，一再迁移，也一再重建；一再戒备，也一再顽抗；一再策划，也一再反击；众志成城地为达致歼灭敌人的大目标而豁出性命地进行大努力。

回忆录的后半部，记述抗日工作渐露曙光。136部队的成员千方百计地在美罗山上成立了无线电台，成功地与设在印度的联军总部取得了联系后，联军便以飞机取代了潜水艇，源源不断地把物资和抗日人员空投到美罗山上，反攻计划，也如火如荼地部署着……

这部回忆录，结构严谨，叙事清楚，把这一段重要的史实巨细靡遗地作了清楚的交代。

难得的是，父亲也在回忆录里展示了他幽默的本色，有些苦中作乐的小插曲，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比如说，有个自称是机械工程师的英国人奎利，绰号“傀儡”，日本入侵后，他来不及撤离，流落山林一年余，后来，狼狈地前来投靠抗日军。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许多可笑的行径让人嗤之以鼻，每当他出现时，父亲的笔杆，便饱饱地注入了嘲弄的笑意，给危机重重的抗日生涯带来了些许轻松的气氛。然而，后来，“傀儡”犯了一个难以宽恕的错误，真个成了众人眼中的“过街老鼠”了。

这部长稿，父亲不断修润，母亲不断缮抄；而我，就在父亲一再修改而母亲一再缮抄之际，一点一点地长大、长老了。

2003年9月27日，父亲猝然而逝。

我被惨惨地抛落于漩涡，痛苦铺天盖地。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白天晚上，父亲的影子都在眼前晃动，疼痛无止无尽。一年过后，疼痛还在继续，心就像沉沉地挨了钝刀的切割，那种牵牵扯扯的痛楚，是终生无可化解的。

父亲撒手尘寰一年余，我们姐弟四人才恹恹地回返一直空置着的屋子。

整理遗物时，我看到了父亲的遗稿。

这一大叠遗稿，突然开口了，絮絮地对着我说话。

我听，静静地听。

是的，是的，亲爱的爸爸，我听到了，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您不要我以一无是用的眼泪来祭奠您。您要我以您的遗稿为这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留下永恒的记录。

这一份回忆录，肯定能够成为国民教育很好的教材。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边，是日军拔枪挥刀的残暴蹂躏；另一边，是抗日份子前赴后继的从容就义。父亲这一份回忆录，记录的，正是无理的侵略与正义的反抗；报导的，正是惨无人性的杀戮与绝不妥协的对抗。

1945年8月，日本举起了投降的白旗，战争也划上了句号。

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许多抗日志士足以成为后人典范那种种奋勇抗敌的光辉史迹，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静静静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而许多抗日志士复员之后，走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也不再有人关心，这也是叫人感到遗憾的。

父亲年轻时，满腔理想，浑身冲劲；到了中年，理想变为理念，冲劲变作干劲。身为人父之后，他把许多美好的信念化成了教条，通过言教与身教，源源不断地灌输给他四个亲爱的孩子。

《父亲与我》这一部书，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完整地收录了父亲撰写的《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

第二部分，我通过了现实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从多个角度抒写了父亲的性格与为人，具体地把父亲的形象真实地刻划出来。

父亲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铭感终生。

衷心感谢世界科技出版集团创办人潘国驹教授，先后为我出版了两部传记文学（《文字就是生命——尤今创作之路》、《七彩岁月——与孩子一起成长》）、两部散文集（《螃蟹爬上树——炊烟心情》、《听面包唱歌——炊烟心情》），一部游记《心也飞翔》；现在，又再为我出版传记文学《父亲与我》。

这种圆融美好的合作关系，常常让我心怀感激。

06-06-2014